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

第四回 徵外定內奸相奇謀 伏闕陳書忠臣辭職

這佐治拔劍去殺安氏。安氏閃過這邊，閃過那邊，幸虧始終沒有斲中。這弱不勝衣的女子，到底不敵得男子過的。加以佐治還有一個敬康幫手，除喊救外，是沒有別個法兒。安氏氣力正乏，差不多到了要倒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壯士，在樹林裡頭飛跳出來。這個壯士你道是為甚麼來的？他原來在那邊聽見有婦人喊救的聲音，特地跑來的。一見佐治兩個，知道他們不是要強姦還是搶東西，不由分說，就先把敬康的領釦子拿著，擲他去一丈幾尺遠。那時佐治好不自量，還敢上去作對。他們本是文弱書生，那裡敵得這個氣吞全虎的壯士！不一會兒，就抱頭鼠竄去了。這安氏忽然得這個壯士來救，感激不盡，氣喘喘說道：「今日借先生的力，得慶更生。深恩高誼，實在死不能忘！高姓大名，幸一賜教。」那個壯士本來出於義憤，不是圖報答的。加以那安氏時時來往倫敦，那壯士也曾見過他三次，他的事情也曉得了。就問道：「令娘好不是亞卑涅的夫人嗎？」安氏答道：「不錯。」這壯士又說道：「令娘的誠心貞操，小生久知道了。實在欽佩！今日得睹玉容，天緣不淺。但是小生的名姓，不輕給人知道的，恕不相告。良緣不淺，他日當有再見的日子。他兩個無賴漢現在跑了，可趁這時趕緊回家。不然他們再來尋仇，是大不了的。」安氏就要告別，那壯士還不放心，一直送他到村口，才分路而去。你打量這個壯士是甚麼人呢？看官暫且忍耐，按下不表。

卻說英國政府所有法令，越發橫暴。這國民的反動力日甚一日。有攻擊政府的，有要先把社會改良的，洶洶湧湧。那約翰與及滿朝的貪官污吏，要想法兒鎮壓這些民心，寢息這些物議。把軍國大計都擱在一邊，天天會議先辦這件事。那裡頭最有力、最盡心的人，就是英格拉治格尼、敬康治格、遮阿輔裡瑪丁、安流卑爾、敬康、希律勃瑪這等人。國王約翰就占了會議的首座，高談雄辯，各陳各的意見。那個英格拉治格尼最先站起來演說道：「今日國中所謂改革黨一流人，好像時疫流行一樣，不論都鄙村邑到處都有。總是妨害國安，犯上作亂的，甚且紊亂社會的秩序。若不趕快撲滅他們，他們蔓延起來，這還了得！真所謂滋蔓難圖，實在可為寒心。若有撲滅他們的法兒，就是稍過苛酷，也要辦去。毀壞了一小部分，把這大部分挽回過來，豈不還勝過任他全部毀壞嗎？望諸君有以見教。」說完，敬康治格就說道：「今日改革黨這樣猖獗，實屬不成事體，政府真不可不預先準備。但是我輩少不更事，深望大老諸君指示一切。」

治格尼復上演壇說道：「因這件事，鄙人想了半天，始終沒有一個妥當的辦法。但今日我國雖不算十分靜謐，也算太平無事的。正所謂「小人閒居為不善」，這些鬱鬱不得志的人，所以放言橫議，唱甚麼改革，講甚麼革命，去誘惑這些無知小民。現在想鎮靜他們，依鄙人愚見，最好是湊著外國開仗。為甚麼呢？一與外國開仗，舉國的人心都移往對外問題去了。這些草澤英雄也有用武的地方，不至抑鬱無聊，荷戈太息。就這些叫做志士與及改革黨這種籠絡蠱惑的手段，也用不著了。看現在的時勢，要與外國開仗，最好是法國。他逼近我國，他的兵力也不見得十分利害。然勝敗輸贏還是第二條問題，如果可以挽回人心，鎮壓亂萌，就是敗也可以當勝的看了。各位意見不知以為然否呢？」這無所可否，一味奉承的敬康治格、遮阿輔裡、瑪丁這一班人，滿口稱善，與及這些大官大都一概贊成了。就決計用治格尼的議論。但開戰的議雖是決定，還要講開戰的準備。

正選定幾個委員，商量戰時所用的兵隊，所開銷的兵費，忽然那一處的地方官亞遮斯倉倉皇皇進來，要稟各處地方的情形。於是公議，許他參與會議。後來更得治格尼的命，准他將所稟的事情演說出來。他開口就將改革黨怎麼運動，怎麼荒唐，他的舉動目的是怎樣，演說一番。後來更說出甚麼法兒去勸諭他，勸諭不來又用強硬手段去撲滅他。無奈這些改革黨團體實在堅牢強固，慙不畏死。死還不怕，真是沒有法了。「近來勢力越發蔓延起來，真是似燎原的火不可響邇。下官實在計疏策短，深愧不材，特來進京……」說還未完，這性急躁暴的治格尼勃然變色，厲聲叱亞遮斯說道：「你實在不中用！這些狗黨縱然是勢力盛大，到處蔓延。但這些狗黨昧盡良心，大逆不道，總是天譴難逃的！除壓制他、凌虐他、縛束他，當奴隸一樣看待外，還有甚麼法兒？這是一定辦法，更何用特地來京耽擱日子呢！」說完，又商量戰事。亞遮斯又站起來問道：「與外國開戰的事情雖然是妙策，但是這個時候司農仰屋，國帑支絀，行軍的費用及戰時的國用，從那裡籌出來呢？」治格尼又要辯論，就說道：「別樣事情還是可慮，至軍費一層，不怕是沒有的。這些貴族與及這些富豪，身受國恩，難道國家有事，要他捐幾個錢還不願意嗎？且現在國庫還有多少存款，到不夠的時候，向食毛踐土的百姓增加租稅，有何不可？汝可慎職守稽察暴徒，這等事情無煩過慮。」亞遮斯心中雖說不是，但是人微言輕，就一言不發了。

卻說大臣中有一個叫做魯伯益科特，持論不阿，常守正道，是很有血性的人。平時與治格尼等的宗旨意見絕然不同，所以一切議論都是作正反對的。他見滿朝官吏都怕治格尼炙手可熱的勢力，唯唯諾諾，莫敢誰何。憤悶抑鬱，近來稱病告假，差不多有一個多月了。今聽見政府的政策，為防內國的改革黨，決議與外國開仗，向法蘭西出這無名之師。現在天天調兵遣將，就要開仗了。大吃一驚。他雖是憤廷臣胡鬧，然這愛國熱誠如何禁得住！趕著草一奏章，力詆這個政策太算不過，又把這些得失利害比較清楚，洋洋數千言。約翰看見，不特不理會他，卻斥他膽敢阻撓大計，嚴譴責他，差不多要律他以大不敬之罪。於是治格尼等的奸黨，嬉笑怒罵，無所不至。這正直忠誠的魯伯益科特見彼眾我寡，敵他不過，不得已辭職歸田，徐謀別個法兒，替國家盡力。嗚呼！勿謂秦無人，大凡各國，不問其國怎樣衰弱，國政怎樣紊亂，這個時候總有兩三個愛國志士出來苦口力爭的。但滿朝都是小人，如何容得一兩個君子呢！不見明末嗎？不見波蘭分割嗎？真是古今同慨罷了。

至魯伯益科特將來有何樹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